

五十年前

戰時大學生活

● 王成聖（大學教授、講座、中外雜誌創辦人）

炸彈之下絃歌不輟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當天，中國電視公司記者到訪，要我談「半世紀前大學校園生活感想」，「對今日青年同學們的期望」因感冒身體不適，勉強講了幾首流傳廣遠的感人詩歌，語焉不詳，承中視公司觀眾友好的關注，來電詢問，特商請中外雜誌刊載「戰時大學生活」蕪文，敬請讀者指教。

四川重慶郊區，嘉陵江畔的沙坪壩，五十年前在對日抗戰期間，人文薈萃，絃歌不輟。由南京播遷後方的國立中央大學，設在沙坪壩的一個名叫松林坡的小山坡上。由於抗戰生活艱苦，物資缺乏，當時的大學生談不上生活享受，有吃、有穿、有住，就十分滿意了。

當年，中日大戰期間，不但生活艱苦，還很危險，因為空防力量薄弱，敵機空襲陪都重慶，濫施轟炸，人民生命財產時時受到威脅，在萬般艱困的環境下，同學們孜孜矻矻絃歌不輟，猛啃書本，求取新知。焚膏繼晷，治學問道。樂觀進取，積極奮發。同學們相互敬愛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就是驅逐強敵，重建國家。絕不像今日的大學生一樣隨波逐流，徬徨瞻顧，校園暴力日益嚴重，夫子束手無策。

松林坡上校舍櫛比

松林坡是個小山坡，由中大校門向上望，疊舍鱗次櫛比，層層疊疊，十餘座教室和六幢宿舍，以圖書館為中心，向四方散佈，圖書館座落在松林坡之巔，遠眺近望，氣象萬千，全校景色盡收眼底。中大擁有文、理、法、教、農、工六個學院，二十八個系和兩個專修科，以及文科、法科、師範、理科三研究所，航空和機械特別訓練班，後來顧孟餘校長居然還能利用空隙建造了規模恢闔的大禮堂，松林坡的寸土尺地，全部充份的利用到了。對於松林坡的開發，真正作到「地盡其利」。

至於松林坡的自然景色更是清新而美麗的，左方是一畦畦的麥田，一直綿延到遠處的山腳。每當春日麥熟，渾似一片碧油油的湖

泊，風掀綠浪，一波波的向前伸展，引人思緒漸拓遙遠。然後到了鬱鬱蒼蒼，嵯峨雄壯的歌樂山巔。據說，張飛曾在此地大戰老將嚴顏。

松林坡右方，則是四川的第二條大河，澄綠而清澈的嘉陵江，繞著松林坡麓，靜靜的流過。在圖書館旁邊臨風小立，可以數江上的歸帆片片。水淺季節，岸邊與江心一索相連，縴繩的這一邊是一隊鼓勇前進的縴夫，那一頭則是在江心中奮身逆航的木船。杭育聲中，古意盎然，倘若你走到江邊去看，你會為那群縴夫油然而生同情與憐憫，他們多半身體瘦弱，腰背佝僂得使你誤認他們為四足動物。最令人不忍卒觀的是他們的肩膀，一道深深的凹痕，彷彿他們的鎖骨已被壓彎，敷上一匝長年累月，因粗糙縴繩磨損的紫色痕斑。

那時候，中大師生共有四千多人，松林坡校區僅是一部分，另在柏溪有一處校舍，以飯廳為中心的分校，在四川省會成都校本部，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在數十里外的青木關有頗富盛名的中等學府——中大附中，沙坪壩也有中大附中。但話題最多的還是松林坡及柏溪兩地，同學戲稱松林坡是「讀書中心」，柏溪則是「吃飯中心」，說法謔而且虐，分校同學雖不服氣，但也莫可奈何。

在松林坡的十幾座教室裏，每一座教室又區分為若干間，為了經費有限，兼且顧到大面積小面積的關係，教室不設課桌，座位一律用靠手椅。六大幢寢室呢，區分五男一女，每座得容二百餘人。床是上下舖，談不上任何私人擺設和佈置，除了床舖以外已沒有週旋的餘地。但在當時逃難時期，大家認為至少比長江輪船統艙裏的擁擠情形要好得多了。

飯廳裏，一天三次，舉行場面壯闊，熱烈緊張的千餘人大會餐，如今只要回想那三人合抱，由兩條壯漢才能用力抬起走的大飯桶，胃裏頓時就會升起飽脹的感覺。衣食住行，讀書戀愛，松林坡上戰時生活的全部內容。簡而言之，似乎「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這十一字名言，最足以形容。

政府經費有限，對學生的供應僅足溫飽，三餐只可果腹，有一點肉便算「打牙祭」。儘管如此，同學們都充滿自信，利用每一分秒的時間，研讀、聽講、做實驗，參加社團活動，忙碌異常，無人對前途擔憂，人人確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對國家未來的富強茁壯，懷有無窮的美麗的憧憬。

飯廳三搶是大學問

平劇「販馬記」中有所謂「三拉」，被視為劇中的精華；在昔日中大校園裏應該也可歸納出「三搶」，即搶飯、搶水和到圖書館搶位子。搶飯列為第一搶，晨課搶稀飯，中晚兩餐，搶「八寶」乾飯（八寶也者為沙、石、穀子、稗子、糠、老鼠屎等等。）

學生晨起漱洗已畢，就要到飯廳搶稀飯，這是重要的「功課」，也是要緊的「學問」。因為那時沒有別的東西果腹，惟有灌稀飯；稀飯不飽人，只有多吃；吃飽了才會有精神上課唸書。因此，搶吧！在一年級時校方發的那套軍訓服就成了身臨飯陣的「戰袍」，「同袍」們，每人身上乾硬的稀飯糊點點斑，無人為怪。不過搶稀飯也得有點本事，有位政治系的學兄，可以半塊腐乳吃八碗稀飯，堪稱冠軍。這位同學，後來在台灣省糧食局擔任要職，守著糧倉，盡夠盡飽，當不必逞當年之威風了。

女同學因天生的體力臂力不如男生，如若男生包圍了飯桶，女生就莫可奈何。因而常見有幾位女將儘快佔到據點，搶到飯勺，後

面大擺長龍，她們卻不理不睬，將飯勺一個個的傳遞下去，直到女生全部盛畢，男生便一擁而上，最後的女同學必須將飯碗高舉退出重圍，手持不穩，飯粒顆顆飛下，撒在男同學的頭上，我們戲謂「天女散花」，也為中大飯廳的一景。

「打牙祭」是當時的大事，由於每人肚內油水實在太少，有家的同學常常帶了熬好的豬油來拌飯。無家可依，無菜可加的同學在打牙祭時，有的就捨瘦擇肥。而且一聽打牙祭，就面有喜色，認為殺豬之聲，為人世間最美的音樂。至於中渡口的牛肉麵，卻是約會女友的盛宴。中大同學常樂道中渡口的牛肉麵，在湯家灣，由中大附中沙校赴中大的途中，有一條極窄的「好吃街」，那兒的牛肉麵，算得上稀世美味，不過吃得起的同學，還是沒有幾人。

按理說，打牙祭永遠是受歡迎的，只有一次牙祭打得不是時候，那是蔣中正委員長兼任校長的時候，有一回他來校巡視，正值午飯時刻，爲了要瞭解學生生活情形，他就放棄中渡口飯館特備的酒席不食，與學生共進午餐。校方負責人教育長朱經農陪同用膳，好奇的同學放著「八寶飯」不搶，團團圍觀蔣中正校長用餐這一桌，等到飯罷離去後，大家立刻蜂擁而上搶奪那付碗筷以做紀念。事後大家抱怨那天的打牙祭真是不巧，如果那天吃的不是紅燒牛肉，而是平時的素菜，以蔣中正校長之關心學生，必會主動命令教育部增加學生們的伙食資金。

爲吃飯打女生主意

民以食爲天，飽肚子的活動實是衆人最關心的事。記得有一次男女同學發生衝突，就是爲了吃飯的問題。那時一部分男生飯廳在山坡下，一部分男同學與女生餐廳在松林坡上。男女飯量差異很大，山下男同學覺得米量不足，就把主意打到女同學身上，主張分一部份女同學下山以調節男生米量的不足，引起女同學一致的反對。當時提出的反對要點甚多，其中最響亮的一句警語是：「不能把男同學的米，建築在女同學的腿上！」最後分女生合膳之議卒成罷論，彷彿記得當時的女生自治會長，就是曾任最高法院推事及大法官已逝世的范馨香學姐。常聞跑法院的人言，許多律師聆范馨香庭長之名而披靡，殊不知其來有自，早在數十年前，男士們已甘拜范學姐下風。

在穿著方面，偌大的校園內看不見一件奇裝異服，女生與脂肪粉絕緣，男生一兩個月才上一次理髮廳。民國卅二年，蔣中正兼任中大校長時體念同學難以禦寒，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每人發了一套棉軍裝，於是，全校就看不見任何棉軍裝以外的冬衣。男同學的冬衣上漸漸多了些污垢，女同學則用棉軍裝遮住了她們窈窕的身段，棉軍裝變成最新款式的冬大衣了。

天暖時，男同學都是一襲敗色的中山裝，或發白的長衫，女同學則是式樣布質相同的旗袍，上面還有補釘處處，補多了宛如百衲衣。偶而有女同學穿上今日小孩穿用的工裝褲，就會被視爲奇裝異服。不過愛美之心，女生尤烈，有些女同學把花布被面拆下做衣服，也有的把洗褪色的旗袍翻面製新。中國女裝原是右襟，一翻面就成了左衽；窈則變，變則通，聰明的女孩子，乾脆來個左右開襟，成了雙襟的時裝；也算別具巧思了。

理工科系表現傑出

中大以理工科為重心，抗戰期間對外通路全被日軍切斷或封鎖。學校圖書儀器陳舊而簡陋，學生探求科學新知，自然全數落後，但卻養成腳踏實地的苦讀精神。抗戰勝利後，學校突飛猛進，迎頭趕上，急起直追以致今日留美學人中的千餘位校友，蜚聲國際，卓有成就的知名之士猶如過江之鯽，其中大部份都是理工科的畢業生。僅此一端，可知同學們苦讀苦幹，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研究精神。想當年，沙坪壩松林坡離開戰時陪都重慶市不過二十多里，既在公路邊緣，又復瀕臨嘉陵江畔。可是，中大還是四川各地鄉間唯一亮得有「電燈」的所在。前些年，我國參加國際航空會議，七位代表之中就有五位是中大出身。

中大理工科同學表現不凡，其他科系有優異成就者也頗不乏人，輒成海內外重要結構的中堅份子，這顯然與「誠樸雄偉」的優良校風有關。

中大同學求知熱烈，大家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求學問，增見聞的機會。當年在沙磁區（沙坪壩和磁器口，抗戰時期各高等學府的薈萃之區）經常舉行演講大會，主講的先生們都是第一流的名儒耆彥，權威學者，每每對各種學問作有系統的，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但凡有演講大會舉行，同學們莫不爭先恐後，踴躍聽講。因而在當時還流傳得有一句口號：

「課可以不上，講演不可不聽！」

尤其是顧孟餘出長中大後，經他大力提倡自由思想，獨立發展的學風，研究風潮如怒濤澎湃，風起雲湧，發揮了巨大深厚的潛力，師生們出版了許多極具意義，饒有價值的刊物和壁報。如沙坪新聞、立公報、大學新聞等，堪稱抗戰期間壁報作品中的佼佼者，有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

同時又組成許多規模龐大，包羅萬象的社團。如「鞏社」以鼓吹工業革新為職志，係由各院各系同學自由參加，他們的目的在於相互研討，培養通才，經常提供各自所習學科的內容及心得，「鞏社」規定每週由一位同學擔任專題講演。

又如以講演為主的社團「啞鈴社」，名為「啞鈴」，其實常以醍醐灌頂之勢發聾振聵。「啞鈴社」的社員又經常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的演講比賽，為全校同學爭取了不少的榮譽。又如歷史學會、邊疆學會、中國邊疆建設學會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至於學生自治會、系科代表大會，更是由全體同學普選產生代表所組成，人才鼎盛。

女生宿舍浪漫站崗

沙坪壩生活也有羅曼蒂克的一面，即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君子好逑」一事，從未絕跡。這一活動最常見的狀況是松林坡「站崗」，不過也需要相當的條件，起碼得請得起中渡口的牛肉麵。儘管如此，松林坡旁鴛鴦道上仍是情侶雙雙，羨煞另一些酸葡萄，只好在宿舍裏言不及義窮磨牙罷了。

男生宿舍裡最重要的話題是談女生，還給女同學取綽號（或暱稱），有的相當缺德，比如面龐有點歪，就叫她老歪，唇上的汗毛重一些，就叫做王鬚（因身材削直，又稱筆桿），以及水鴨子，假（賈）文明，小寡婦，曹摩登兒，與另外兩位女同學，合稱某班的八寶（又作八美）。老歪曾經極力為她就讀歷史系的兄長拉攏王鬚，可惜沒有成功。除了某班的同學，曾任首屆新生伙食團長的劉靖是「老闆娘」，同學們公認的皇后，叫「羅斯福」。一位善笑的張同學被取為「平價笑」，五花八門，令人絕倒。

中大的另一盛事，是演話劇跟看話劇。戰時物資缺乏，電影院又少又貴，話劇因而就成了最受歡迎最大眾化的娛樂。那是劇運的鼎盛時期，中大的話劇活動也捲入了這一輪軸，佳劇頻頻演出。每當一劇演畢，沙坪壩的街頭巷尾，便聽得滿耳是背誦劇中臺詞之聲。中大劇團演出的清宮外史，曾轟動一時。

除了看話劇，還值得懷念，以及大書特書的事就是「泡茶館」。

四川的文化可由茶館文化代表一大部份，同學們入鄉隨俗，漸而愛上了這一既雅且俗的生活方式，所以中渡口的茶館，是宿舍、教室、圖書館之外另一處重要的生活天地。

同學們在茶館裏可看書、聊天、甚或睡覺，充分享受讀書人清閒清談的怡趣，那兒的茶館真是「純吃茶」，不像台灣的茶店咖啡館花樣百出，喝茶就是喝茶。不過也有人不要茶，要「玻璃」——白開水，惹得那頗富幽默感的堂倌，特別討人嫌大聲吆喝幾聲「玻璃」，以舒他心中的悶氣。

一位品學兼優的同學因家境清貧，求學歷經坎坷，考進中大之後，深感讀書機會得來不易，特別用功，平時營養太差，又兼用功過度，在課堂中，曾兩度暈倒，同學將他抬到宿舍床上時，發現他的腳上布鞋，每隻鞋底，都有一個錢幣大的窟窿，事實上同學們穿腳踏實地布鞋，「空前絕後」襪子的人不少。

從軍報國個個爭光

五十年前的大學校園生活，簡言之是苦中作樂，苦中求學上進，大家有一個大前提，就是「一切為抗戰，一切為勝利，一切獻給國家民族。」所以縱使學業未成，一旦國家需要，即奮不顧身。

例如，一九四四年秋，蔣中正委員長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報國，參加戰鬥，一日之間，「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響徹雲霄，大後方的每一所大中學校掀起了從軍熱潮。剛考進學校的或即將畢業，戴上學士帽的同學，只要年齡合格，身體檢查能夠通過，無不爭先恐後，到各地知識青年從軍辦事處去大排長龍，報名投效。

知識青年從軍熱潮，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各院校。同學們熱烈應徵，教授先生們也大為感奮。他們嘉從軍同學之志，偏恨自己年歲不合，體力不支未能參與這個闖大壯觀的威武行列。同時，勞燕分飛，遠征異域，又懷著黯然惜別的離愁別緒，能夠將這三種複雜而又矛盾的心緒，栩栩傳神，形諸筆墨的，是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名詩人汪辟疆的兩首七絕，最足傳誦。

汪辟疆教授送同學從軍詩

其一

日日從軍勢若狂，無人不道送行忙；

遙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華兒女行。

其二

聞君已恨從軍遲，欲把櫻花踏作泥；

我亦有懷征萬里，送君先過石門西。

任職中大校長最久，文學家兼詩人羅家倫，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他說中大是在敵機轟炸之下成長的。這話說得一點也不誇張，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中日大戰爆發，八月十三日敵軍進犯上海，同時展開對京滬各地的大轟炸。連莊嚴神聖的學府也不能避免。短期之內，南京中大校址便一連挨了四次炸彈。幸虧羅校長作了睿智明快的決定：「捲挾圖書儀器遷重慶，十月間已在渝郊沙坪壩新建校舍內，循常軌上課。」讓青年們在抗戰八年最艱苦的階段，還能得到理想的讀書環境。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獲致最後勝利。中大西遷最早，復原還京卻拖延了將近一年。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秋，方始在南京正式上課。復校遲的主因是交通困難，由於復原的機關和還鄉客太多，飛機輪船不敷分配，所以從抗戰勝利直到一九四六年暑假中鼓輪東下復員回到南京，中大師生才懷著焦灼急切的心情，「青春結伴好還鄉」。

平等博愛尚真剛正

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改南京文昌書院為三江師範後改兩江師範再改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迄今九十三年，校名數易；樸實，尚真，剛正的傳統精神不變，校園內學術獨立，講學自由，師生們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博愛從愛國家、民族、尊崇人道作起，謹就樸實、尚真、剛正略述如下：

行憲之初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黃正銘教授論中央大學的傳統精神，曰樸實、曰尚真、曰剛正。及今回憶當年在四載的種種，深感他說得非常透澈貼切。祇是自己沉浸濡染於校中，渾然若無所覺而已。一經點破，便有醍醐灌頂，豁然猛省之勢。這種樸實、尚真、剛正的校風，在人心澆薄，校園暴力頻傳，世風日下的今日，確有值得闡揚提倡之處。

樸實：是同學自發自動，再加上校方督飭甚嚴，因而造成的一副刻苦向學的精神所使然。師生之間，恥言功利，不以衣冠重人。視富貴如浮雲，這種校風之養成，在於同學極其旺盛的求知欲，並昇華為率真樸拙的性格，大家追逐的目標便祇有學問和道德。大家常覺得一個發憤苦讀的學生，他的品德一定也是非常高尚的。

尚真：「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求學的態度既公正客觀，不以個人好惡而混淆事實，這是中大特有的科學精神。因此，一般引為通病的偶像觀念，公式主義，不易在中大存在。

剛正：同學們在校期間耳濡目染、體驗培養，產生的一股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使個人的道德修養，發為高尚德性。同學們經得起考驗，受得了風浪。

大陸變色，同學們為爭自由、平等，棄家來自由地區者達數千人。後來中大也在台灣復校了，以個人的見聞和接觸所知，中央、地方各機關以及公私企業中都有同學任職。同學們在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行列中，附驥各界先進之後，群策群力，所擔當的任務，和所占的比重，依然相當的重大。默誦羅家倫作詞的中大校歌：

「國學堂堂，多士踰踰；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進取，發揚，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除了懷想當年，不勝依戀外，心中每每升起欣然自得的感覺。